

杨周翰

译

译林出版社

古罗马史诗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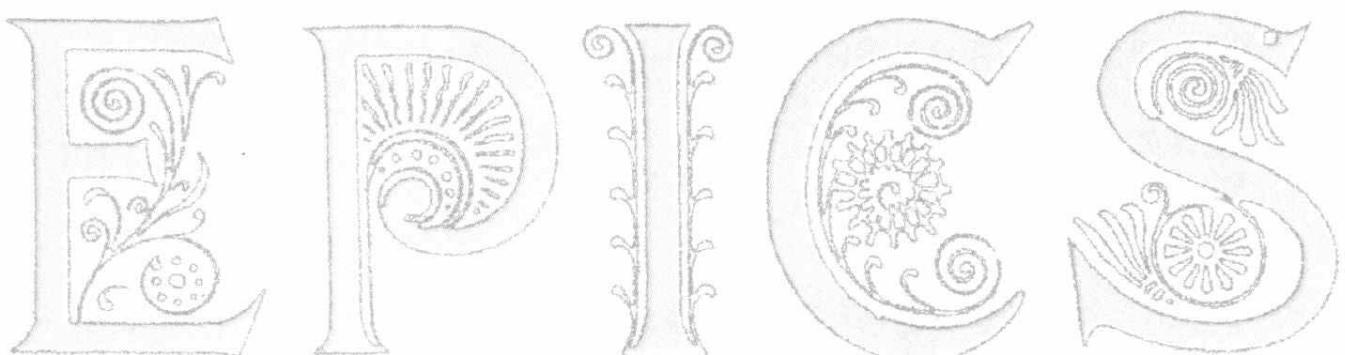


一宗 著

# 埃涅阿斯纪

杨周翰 译

WORLD



LIBRARY

古罗马史诗

维吉尔 著

# 埃涅阿斯纪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涅阿斯纪／(古罗马)维吉尔 (Vergilius, P. M.)著；  
杨周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书名原文：Aeneidos  
ISBN 7-80567-929-0

I . 埃… II . ①维… ②杨… III . 英雄史诗-古罗马  
IV . I54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318 号

书 名 埃涅阿斯纪  
作 者 [古罗马]维吉尔  
译 者 杨周翰  
责任编辑 顾爱彬  
原文出版 ① *The Aeneid of Virgil*, R. D. Williams 编注, St. Martin's Pres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Vol I, 1979, Vol II, 1980  
② Virgil, *The Aeneid*, 附 H. R. Fairclough 英译, Leob Classical Library, 2 Vols, 197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29-0/1·563  
定 价 (平装本)1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 出版说明

古代文化意义的史诗可以涉及多种主题,如神话、传说、宗教、历史、哲理、伦理乃至动物故事等等,但所有史诗中最令人神往的无疑是各民族歌颂他们光荣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以诗行组合了历史和英雄。尽管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涂染着浓厚的神话色彩,闪烁着对远古的回忆与联想,但它把那些要世世代代牢记的教导传给人们;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们具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又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九功之德皆可歌。”(《左传·文公七年》)歌颂这些英雄的赫赫威名,赞扬他们的“九功之德”,是民间歌手与文学作者的光荣责任。这些无名的与有名的伟大诗人传唱、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他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以高昂的基调、庄严的文体、匀称的形式、动人的叙事展示着这个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独特性,而这些史诗,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中已沉积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今天，史诗中的英雄时代已经遥远，但英雄们那些寻求与开辟、夺取与保卫、艰难飘泊与返回家园的寓言仍然意味深长。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呼唤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开掘古老文化宝山中新的矿脉；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希望在最接近原文的译本阅读中得到欣赏高贵的阳刚之气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乐趣和启迪——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译林出版社

## 译本序

——维吉尔和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sup>①</sup>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称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像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手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它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了。

维吉尔于公元前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Po)北岸曼图阿(Mantua)附近的安德斯(Andes)村。这地方属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因此他的祖先可能是高卢族或厄特鲁利亚族。这地区在诗人出生前不久才纳入罗马版图，波河南岸的居民公元前八九年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波河北岸直到公元前四九年居民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四二年才正式归入罗马版图。

<sup>①</sup> 旧译《伊尼德》。

维吉尔的父亲务农。但据多那图斯<sup>①</sup>说：“有人说他是陶匠，但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名叫玛吉乌斯的小官吏的仆人。他工作得很好，娶了主人的女儿，后来又购置林地，养蜂，颇为富有。”

关于维吉尔的诞生，多那图斯讲了一个传说，纯属神话（古代人是相信这一套的），很像我国古代的史传，不过它反映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不妨译一段。多那图斯写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生了一株月桂树<sup>②</sup>，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朕兆，按当时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像有一年树龄的大树，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为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

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热爱意大利北部美丽的山川。他的父亲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送他到克莱蒙那(Cremona)，后来又送他到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修辞学，向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

<sup>①</sup> 有关维吉尔生平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多那图斯(Aelius Donatus)。他是公元四世纪罗马文法学家、圣哲罗姆的老师。他写的《维吉尔传》绝大部分采撷传记作家绥通纽斯(Suetonius, 公元二世纪前半)已佚的维吉尔传。此外有关诗人生平的材料，除诗人作品中偶见之外，有塞尔维乌斯(Servius, 公元四一五世纪)的维吉尔作品注释；玛克罗比乌斯(Macrobius, 公元五世纪初)的对话录《萨图恩节》及其他古代传记(见 *Vitae Vergilianae Antiquae*, Oxford Classical Texts, 1954)。但多那图斯的传最长，最早，最有用，英译文见 W. A. Camps: *An Introduction to Virgil's Aeneid*, OUP, 1969。

<sup>②</sup> 罗马人用它的枝叶编成环状冠，戴在优胜者的头上，代表荣誉。

纽斯(Parthonius)学希腊文,从希罗(Siro)学伊壁鸠鲁哲学。鲁克莱修斯(Lucretius)新问世的《物性论》引起他很大兴趣。他又学过医学、算学和法律,并出庭做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像个没有文化的人,而放弃法律。以后他又信奉斯多噶哲学和宗教。

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像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时患喉疾、胃病和头痛症,还常吐血。他饮食不多”。维吉尔每到罗马,一旦人们认出他来,他便急忙就近躲进人家,其羞涩如此。

在罗马他结识了诗人和政治家迦鲁斯<sup>①</sup>、波利欧<sup>②</sup>和瓦鲁斯<sup>③</sup>。这三人在他的《牧歌》中都影射到。通过波利欧他结识了屋大维<sup>④</sup>,并成为屋大维亲信麦克那斯<sup>⑤</sup>幕中成员。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公元前四三年维吉尔回到他曼图阿田庄,创作《牧歌》。次年屋大维出征菲

① Gaius Cornelius Gallus(约公元前六九一公元前二六),在屋大维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作战时,他保卫非洲前线,取得胜利,成为埃及首任总督,但治理无方,被召回罗马。屋大维疑其不忠,判他流放,后自杀。

② Gaius Asinius Pollio(公元前七六一公元五),内战时期,站在安东尼一边,公元前四〇年任执政官,并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后与安东尼发生争执,但也不归顺屋大维,以诗歌自娱。

③ L. Alfenus Varus, 继波利欧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总司该区没收土地的工作。

④ Gaius Octavius(公元前六三一公元一四),凯撒妹妹的外孙,被凯撒收为义子,更名为C.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二十七年获封号 Augustus。他击败政敌,大权独揽,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

⑤ Gaius Maecenas(公元前八年卒),虽无官职,但是屋大维的亲信,他随屋大维出征菲力匹,为屋大维议婚,代表屋大维办理外交。在他幕中,他养了许多文人,使他们为屋大维的政策服务。这一文人团体除维吉尔外,还有公元前三八年他介绍进去的贺拉斯,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罗佩尔修斯(Sextus Propertius, 约公元前五〇一公元前一六),悲剧和史诗作者瓦留斯(Lucius Rufus Varius)。瓦留斯和另一作家图卡(Plotius Tucca)后来是维吉尔遗嘱执行人。

力匹，击败政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公元前四一年犒赏退伍老兵，把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的农民土地充公。维吉尔被赶出家园，他想抗拒，但险些丧命。于是他避居老师希罗宅中。这在他诗里有生动的描写，对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据说后经迦鲁斯等人的说项，可能恢复了田庄或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另外分得土地田庄，作为补偿，总之他没有再回家乡去。公元前三七年《牧歌》出版。公元前三七—三十年间他创作了《农事诗》，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他定居康帕尼亚的诺拉(Nola)和那不勒斯，偶至西西里。公元前三十年以后，维吉尔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创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公元前二六年与公元前二五年，屋大维在西班牙出巡时两次投书索阅已成部分，维吉尔都未首肯。但公元前二三年他曾向屋大维和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朗诵过一部分。经过多年经营，《埃涅阿斯纪》初稿基本完成，他还准备用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一九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去学习和实地观察。到雅典后，他会见了屋大维，屋大维正在这一带出巡，准备回国，劝其同归。他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到科林斯的麦噶拉(Megara)游览，罹热病，渡海抵意大利的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九月二十一日<sup>①</sup>卒，年五十一，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

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sup>②</sup> 夺去我的生命，如今

① 或作二十日，或二十二日。

② Calabria，布伦迪西姆所在地区。

帕尔特诺佩<sup>①</sup> 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

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有两个弟弟，都早死。他死后，据多那图斯说，他把一半产业留给了异父弟，四分之一献给了屋大维，十二分之一献给了麦克那斯，其余留给了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并在遗嘱中要求他们把史诗稿焚毁。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

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在漫长的共和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对外，罗马由防御转向侵略扩张；内部，民族之间，代表着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派系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频繁。战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情绪在史诗中有直接的反映，如卷 12.517—520，写一个阵亡的青年士兵，他原是以捕鱼为生的，他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家里虽穷但从不想依附权贵，“他痛恨战争”。维吉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四九—四八年），此后凯撒遇刺死（公元前四四年），以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一方与布鲁图斯和卡修斯为一方的内战（公元前四四—四二年）展开，以屋大维一方在菲力匹的战役胜利告终。不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又发动内战，以阿克提姆海战安东尼失败告终。当时厌战的情绪十分普遍。史诗卷 6.86，西比尔说“战争，可怕的战争”就是一个概括。诗人在整部史诗中对战争基本

① Parthenope，即那不勒斯。

持否定态度。史诗第一个字就是“战争”<sup>①</sup>，全诗大部分写战争，足见这问题对诗人来说是极受关注的。战争，在诗人看来，不仅可怕，也是疯狂的，卷二，特洛亚失陷时，希腊人竟盲目地自相残杀起来。战争对贫富一视同仁（12.542）。战争，对他来说，就是悲剧。

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前后“三雄”时期，帝国分成中、西、东三部分，结果政由方伯，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因此须要一个强有力中央集权。加以整个奴隶主的统治机器日趋腐败，贪污纳贿，道德堕落，这一阶级的寄生性暴露无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屋大维应运而生。

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骑士（商人），做过助理执政官（公元前六一年），又做过马其顿总督，公元前五九年卒，有二女一子。屋大维的母亲阿蒂雅（Atia）是凯撒的外甥女。代表平民派的凯撒被贵族元老派的布鲁图斯和卡修斯等刺死后，他的遗嘱指定长子屋大维为继承人。这时屋大维正在驻希腊的凯撒兵团服役见习，他立即回国，力图报复。他很快获得元老和助理执政官的职位。根据元老院一条法令，他同安东尼和雷比杜斯组成三人委员会（“后三头”，“后三雄”），掌握绝对权力。对内消灭贵族元老派政敌，遣散兵团，实行屯垦。对外，把罗马版图分成西、中、东三部分，分别由三人掌管，平定了西部和东部的叛乱。公元前三六年雷比杜斯被屋大维排挤掉，而屋大维

<sup>①</sup> 一说史诗开篇并非以“战争和一个人”开始，前面还有四行诗，诗人自述他以前的创作历程。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

与安东尼之间也展开了决战，以公元前三一年安东尼失败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大权独揽。公元前二九年罗马的雅努斯<sup>①</sup>庙门自公元前二三五年以来首次关闭。屋大维再度遣散兵团，分土地给退役老兵，恢复旧宗教，动员诗人、历史家、艺术家为他服务。公元二七年他接受“奥古士都”的称号。元老院为他立金盾，盾上的铭文称颂他的“武功、慈惠、公正和虔敬”。自从凯撒死后在公元前四二年被奉为神明以后，屋大维已是理所当然的神之子(*divi filius*)，现在他更是神化了。公元前二二一九年他出巡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整顿政务。公元前一八一一七年他颁布禁止通奸法、禁止奢侈法、婚姻法，整顿罗马的道德风尚。他又领了大祭司的头衔，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公元前二年他被晋封为“国父”。公元一四年卒。

屋大维代表的是新贵族元老和骑士阶层。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政治秩序是稳定了，结束了以前长期的内部纷乱，形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罗马和平”。但罗马并未因此而万事大吉，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还是存在，海外受压迫的外族不断反抗。雅努斯庙门关了，是否还会重开呢？屋大维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冷酷无情，他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埃格那提乌斯(M. Egnatius Rufus)和他争选执政官失败，他疑心埃格那提乌斯要谋害他，就把他处死。汉武帝和屋大维都算得上是英主，终武帝一朝，不知杀死多少丞相。公元前四〇年他和安东尼的弟弟鲁奇乌斯作战，把三百名俘虏杀了祭他的义父凯

① 参看专名索引。

撒。凯撒本人在一次战役中把所有的抵抗者的手都砍掉。一个垂死的战士请求屋大维把他死后埋葬，屋大维对他说，鸟会解决他的问题的。这类乞求之后仍不免一死的场面在史诗描绘战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全有现实根据。屋大维的冷酷的一面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一剧中也有所体现。

屋大维还有“清教徒式的狂热”。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帕拉提乌姆山上一所旧宅子里，小而简陋。他热衷于恢复古罗马的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物制度。他笼络文人，自己也写作。他控制言论，共和国时期以西塞罗、鲁克莱修斯为代表的比较自由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他迷信，但又意志坚强。他对忠于他的人也同样忠实。

维吉尔为之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附屋大维，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sup>①</sup>。屋大维奖励文学，提倡古风，提倡斯多噶派的道德，恢复宗教信仰，维吉尔敬仰他，讴歌他，埃涅阿斯部分地正是屋大维的画像或屋大维所提倡的品德，他的史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遵命文学。但最终他对屋大维有所保留，他对屋大维的事业，对罗马帝国有些怀疑。马克思很熟悉维吉尔的诗，常引用他的诗句，他在办《莱茵报》的时候，和检查制度作斗争，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维吉尔一行诗，不过反其意而用之<sup>②</sup>。这行诗是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

<sup>①</sup> 他的产业，据多那图斯说，值一千万色斯特尔克斯(公元一世纪作家科鲁梅拉[Columella]《论农业》一书提到一个会种葡萄的奴隶，身价八千色斯特尔克斯。在塞内加的书信里，玛希尔的诗歌里提到有文化的奴隶则值十万)，他在罗马埃斯奎利埃山有一座住宅，与麦克那斯的花园毗邻。

<sup>②</sup>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p. 49。

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怕他们），见《埃涅阿斯纪》2.48，是拉奥孔警告特洛亚人不要把木马拖进城去时说的。这句话很能代表维吉尔的疑虑心情，像一只惊弓之鸟，从这心情生发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基调。

这里不得不牵涉到维吉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前面说过维吉尔早年从希罗学过伊壁鸠鲁哲学。这派哲学思想在罗马最杰出的代表是早于维吉尔约三十年、共和末期思想比较自由时期的鲁克莱修斯，著有《物性论》。鲁克莱修斯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由原子组成，宇宙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但人有自由意志。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死后无所谓灵魂，死亡是自然规律。神在宇宙中没有地位，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怕神怕死都无济于事。鲁克莱修斯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一方面罗马的旧宗教已不为人所信奉，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怀疑和悲观情绪，走上迷信的道路，因此他宣扬这种无神论思想。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继承伊壁鸠鲁的思想，主张一切行动都应以是否给个人带来快乐或痛苦为准。所谓快乐，就是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无欲、无忧、无痛苦的状态。他反对奢侈，主张简朴的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得享受。维吉尔很服膺他的哲学，他在《农事诗》(2.490—492)中说：“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

维吉尔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很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其基本论点是：宇宙是由神主宰的，神左右物质；在人的行为方面，这派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服从上帝，这就是使人生幸福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派希腊哲学家来到罗马之后，罗马一些哲学家，包括西塞罗，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们认为世

上一切既然严格受必然性(上帝、神、命运)的支配,人就应当培养一种坚韧耐苦的精神,作为道德修养。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罗马贵族所需要的。<sup>①</sup> 在早期他们靠这种精神打仗,应付政敌,到后期又以此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早于维吉尔三十多年的西塞罗<sup>②</sup> 在为他儿子写的《论职责》(*De Officiis*)一书中提出四大主要道德范畴:智慧、正义、坚韧和温和。斯多噶派还主张人人是兄弟,普遍的爱。早期斯多噶虽也主张神灭论,但晚期又接受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张神不灭论,人死后,灵魂存在于空间,直到下一次世界大火;善人的灵魂升往星空,恶人气浊,只能留在地表<sup>③</sup>。这样一来,斯多噶哲学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都在维吉尔作品里有所反映。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与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 *Lacrimae rerum*(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

<sup>①</sup> 弥尔顿《失乐园》1.157—158 写道:“不论积极行动或消极忍受,示弱是可怜的。”弗勒(Alastair Fowler)注这两行诗时,引了罗马历史家李维一句话,说明弥尔顿诗句的出处。这句话是 *Et facere et pati fortia Romanum est*(罗马人的精神就是行动和坚强忍受),指的是传说中的穆奇乌斯(Mucius Scaevola)进入围困罗马的克卢西姆王波尔森那的军营,企图行刺,被捕,他表示不怕死,把右手伸进火里,手残,故绰号“左手人”(Scaevola)。

<sup>②</sup> 西塞罗的哲学是折衷主义,但基本倾向是斯多噶派,他承认神的存在。

<sup>③</sup> 参看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imon & Schuster, p. 259;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

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吗？《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吗？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吗？

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sup>①</sup>。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

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

<sup>①</sup>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p. 236—237)讲到希腊新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公元前一五六年同另外两位哲学家出使罗马。他利用这机会做了几次演说，第一次向罗马青年宣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正义的观点，柏拉图曾转述苏格拉底的话，说把非正义加给别人的人，比受到非正义的人更痛苦。第二次就把上次的观点全部推翻，他说强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它把非正义的侵略强加给邻邦弱国，就像罗马那样，用以证明一切哲学结论都是可以怀疑，可以推翻的。罗马青年趋之若鹜。但老卡托(Cato)这位复古派就起来反对，在元老院公开提出驱逐三个希腊哲学家使者。老卡托要罗马青年学习守法，服从元老，做“清教徒”，无情，无知。他在元老院弹劾一个执政官不应白昼吻自己的妻子；他要自己的妻子亲自奶婴儿；奴隶老了，他就把他们卖了；他认为奴隶只能工作和睡觉；奴隶之间不能有友谊，他鼓励奴隶与奴隶争吵；奴隶犯过，他叫其他奴隶审问，直到处死。老卡托这种思想在罗马占统治地位，是很典型的。

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之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sup>①</sup>。在史诗卷二(2.399—401)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2.325—327)。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2.554)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2.354)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婆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6.869)。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

<sup>①</sup> 西塞罗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原故。”(《神性论》3.5)，见 Camps 前引书 p.45。这也是为什么维吉尔称埃涅阿斯为“虔敬的”、“虔诚的”(Pius)。